

928
七
15

誠齋集

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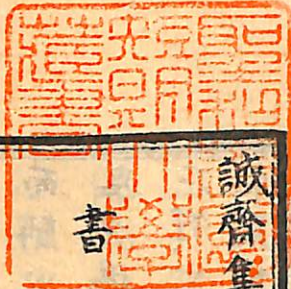


誠齋集卷第六十五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與任希純運使寶文書

某惶恐伏以季春之月恭惟都運寶文大卿水滸
整暇使華輝光相維自天台候動止萬福台閱蘭
玉之眷中表襲吉某廬陵書生也所學者既非時
之所可施而所仕者又非才之所能為今以抱虛
之學無適用之材驟而語作邑其不敗績也幾希
所幸天假之福得寶文以為之依意者其或免乎



書

屬者具雙緘以修下吏之敬者禮也實文報之以翰墨之榮而還却其世俗之禮者道也蓋嘗以謂自渡江以來禮流而道隱禮流則偽勝道隱則情亡夫使天下之相與舉不以情而一出於偽則是引天下之人而盡納之於面詐背不汗之地可也孰為此者士類實汗染之耳以酒而醒者必以酒而解以士類而汗染者必以士類而洗濯今日之舉洗偽而歸之情復禮而近於道不在實文乎不在實文乎依賀依賀雖然實文之名滿天地而位未充其名使之治天下則其澤不啻於一路前之

說不宜然而然後之說宜然而反不然我知之矣正與邪不同門直與枉不合輒如是而已耳不然自卿士之列膺受書贊秉執事樞亦已久矣中之不居而外之不去緩於相業而亟於使事不樂於廟堂之顯巖而樂於東湖西山之寂寞此豈人之情也哉此其中必有不以道徇世不以利易義者矣而世俗何足以知之某也不敏固不足以語於斯嘗竊有意於斯雖然今則大惑矣蓋今日之為邑者非古之所謂為邑者也今之侯為邑者又非古人之所以侯為邑者也齊上肥下古之為邑也

今則反是俟之以士大夫古之所以爲俟邑者也
俟之以盜賊今之所以俟爲邑者也夫固有爲邑
而盜賊自爲者矣天下之大工類之衆而曰爲邑
者舉盜賊焉可乎不可也利孔盡歸於上而月獻
不減於邑夫爲邑者豈家有銅山哉則於是不詢
取之之法而詢取之々々朝行而訟夕起上之
人則曰此盜也大抵縣令一縣令耳而又有百縣
令焉豪民則縣令也游士則縣令也里居之士大
夫則又縣令也有請謁者焉有強禦者焉有不輸
租者焉則誹十徇而一違焉則誹誹不已則怨怨

不已則訟未必其身訟令也或飛語焉或謗書焉
或貨不逞之民使爲之焉上之人則又曰盜也夫
以一縣令敵百縣令實文以爲孰勝哉奉新之令
接耳目者有五人焉不以罪去者無一人焉夫豈
無盜乎哉夫豈盡盜乎哉是未可知也某也繼此
五人者之後其爲危粟之易而安全之難也昭々
矣雖然有實文與諸君子以爲之天清水明鏡其
必有別也有危粟而無安全非某之所當憂也無
廉於其躬無仁於其民此某之所當憂也苟廉矣
苟仁矣實文且將爲知己矣又何憂之有短啓一

通不敢廢禮故也仰惟省鑒拜庭小遜所禱願神
養氣用對于爰立作相之書某伏紙不勝震懼之
甚

見龔實之運使正言書

某聞之賤生於有餘貴生於不足無急其所不足
無緩其所有餘者可與經天下矣急其所不足君
子知其無蓄不緩其所有餘君子知其有儲有餘
而不急不足而後急則亦無及矣昔者趙襄子有
智伯之難入於晉陽顧謂張孟諄曰吾有財矣而
箭奈何張孟諄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以狄

蒿為宮之垣襄子發之皆箭材也又謂張孟諄曰
無兵奈何張孟諄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以
銅為宮之柱襄子取之皆兵器也且夫董安于之
時晉未有患也而狄蒿有餘也銅有餘也至於襄
子之時箭不足矣兵不足矣不有董安于之儲何
以有襄子之蓄哉今天下之士當其未用則緩其
所有餘及其既用則急其所不足無乃非董安于
之意乎又如正言德如正言慷慨敢言如正言舐
排譬道不遺餘力如正言而猶淹恤在外庸人必
曰此正言之所戚而不怡也是烏足以知正言哉

不惟不知正言也是亦未知天之意也且天之意
安在將欲置正言於甚急之地不得不置於甚緩
之地蓋使其緩而有儲不至於急而無蓄也正言
儻又曰今有餘之時也吾不必儲焉可也萬一有
不足之時正言其獨能無急歟某也不肖亦不足
與於此然得事正言不敢不忠於正言夙而為正
言思之夜而為正言思之安于之狄蒿正言有之
乎未也安于之銅柱正言有之乎未也有之矣天
下幸甚不然吾君一旦舉正言而相焉正言獨能
無急歟正言之所當急今日之日也正言之所不

當急後日之日也正言試思之不宜某再拜

與胡澹庵書

某悚息再拜屬者客裏落莫乃得望見玉立之容
於東湖之西々山之東一聽談間之涼琤便覺滿
面康衢之埃拂々吹去矣君子不可得而待也吾
家子雲此語豈可誹其不解事也哉登仙之行獨
不得與追送之列折腰之役實使之然涉世之禮
事賢之敬久矣二者之不相為用也而況以涉世
者而事其師乎雖然語離之際遠送之情此古人
所為登山臨水黯然銷魂者也某獨無情哉情生

不惟不知正言也。是亦未知天之意也。且天之意安在。將欲置正言於甚急之地。不得不置於甚緩之地。蓋使其緩而有儲。不至於急而無蓄也。正言儻又曰。今有餘之時也。吾不必儲焉可也。萬一有不足之時。正言其獨能無急歟。某也不肖。亦不足與於此。然得事正言。不敢不忠於正言。夙而為正言。思之夜而為正言。思之安于之。狄蒿正言有之乎。未也。安于之。銅柱正言有之乎。未也。有之矣。天下幸甚。不然。吾君一旦舉正言而相焉。正言獨能無急歟。正言之所當急。今日之日也。正言之所不

於中而不可制執禁於外而不得逞所謂一行作
吏此事使廢言之太息即辰夏氣歸奇恭惟遄歸
脩門得覲帝所忠勤天助台候動止萬福師門玉
眷均社某以四月二十六日受職今且踰月矣上
官見容吏民見信者不曰自澹庵門下來乎始至
之日深念為邑者平生之所病欲試其所學而
有所未敢信欲效世之健吏而又有必不能二
者交於心而莫知所定卒置其所必不能者而守
其所未敢信者於是治民以不治理財以不理非
不治民也以治民者治其身也非不理財也以理

財者理其政也其身治者其民從其政理者其財
給某雖不佞行之暮月亦庶幾焉用此知天下無
不可為之事也士大夫見一邑而畏之則大於一
邑者何如也畏事生於不更事更事則不畏事矣
然作邑有可畏者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
不至此其可畏也以作邑者之心為作州者之心
則何畏之有而今則不然也敢私布之先生或造
膝所陳儻可及此平先生是行必居中必得政必
盡言必伸道必尊主而芘民必強中國而弱夷狄
天下所以望先生先生所以許天下者於此不更

舉矣多賀多賀麻陽叔父有書于先生欲求一手
之袞於劉帥恭父先生豈啻此於門弟者蒙揮毫
斜行使謙人領之以歸某當即送似於麻陽也欽
夫猶外補先生獨無意乎函天之侍眇在天半惟
先生以身爲社稷之依可不愛重

與張巖州敬夫書

某頓首再拜欽夫巖州丈君直閣友兄屬者曾迪
功蕭監廟江奉新過桐廬因之致書計無不達之
理孤宦飄零一別如雨欲登春風之樓窺觀三湘
之要領此約竟復墮渺江中不但容于念之作惡

而已春風主人不爲造物之所舍人事好乖前輩
此語暗與人合言之三嘆也即辰小風清暑恭惟
坐嘯釣臺人地相高佳政藹如令修於庭戶之間
而民氣和於耕桑龍畝之上天維相之台候動止
萬福相門玉婁均慶某將毋携挈已至奉新於四
月二十六日交職矣半生惟愁作邑自今觀之亦
大可笑蓋其初不慮民事而慮財賦因燕居深念
若恩信不可行必待捷決而後可以集事可以行
令則六經可廢矣然世皆舍而已獨用亦未敢自
信又念書生之政舍此則又茫無據依因試行之

其効如響蓋異時爲邑者寬已而嚴物親吏而踈
民仕戚而廢德及其政之不行則又加之以益深
益熱之術不尤其術之不善而尤其術之未精前
事大抵然也某初至見岸獄充盈而府庫虛耗自
若也於是縱幽囚罷逮捕息鞭笞去頌繫出片紙
書某人逋租若干寬爲之期而薄爲之取蓋有以
兩旬爲約而輸不滿千錢者初以爲必不來而其
來不可止初以爲必不輸而其輸不可却蓋所謂
片紙者若今之所謂公據焉里詣而家給之使之
自持以來復自持以往不以虎穴視官府而以家

庭視官府大抵民財止有此要不使之歸於下而
已所謂下者非里胥非邑吏非獄吏乎一雞未肥
里胥殺而食之矣持百錢而至邑羣吏奪而取之
矣而士大夫方據案而怒曰此頑民也此不輸租
者也故死於縲紲死於飢寒死於羸疫之染汗豈
不痛哉某至此朞月財賦粗給政令方行日無積
事岸獄常空若上官儻見容則平生所聞於師友
者亦可以略施行之前輩云孔子牛羊之不肥會
計之不當則爲有責牛羊肥而已矣會計當而已
矣則亦不足道也某之所以區々學爲邑者言之

於眼高四海者之前真足以發一莞也方衆賢聚
於本朝而直閣猶在輔郡何也某無似之迹直閣
推挽不少矣其如命何三選稍具徑當歸耕爾鄙
性生好爲大而尤喜四六近世此作直閣獨步四
海施少才張安國次也某竭力以効體裁或者謂
其似吾南軒不自知其似猶未也與虞相牋一通
今注一本能商略細論以教焉至辛至辛戒仲今
何曹定叟安訊不踈否不貴之身願爲君民愛之
重之不宣

代蕭岳英上宰相書

某聞之私者君子之甚惡也利於私必不利於公
與私不兩勝利與害不兩能故夫私者君子之
所甚惡也雖然私足以害公矣亦有利於私而利
於公者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
曰赦之謂其直於君曲於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
三北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
以爲孝而舉之由楚人而觀之公莫甚焉由魯人
而觀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見救而私者見舉何
孟子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人能責其父則
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而害公者也是

以君子殺之也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普
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
也嗟乎天下不難治也善立法者能如楚之殺直
躬嘗之舉敗卒則天下不難治矣古今之法至於
吾宋備矣吾宋之法至於吾君吾相密矣雖然亦
猶有備中之缺密中之疎者乎某請得而言之吏
部之法曰爲從政卽有六考而願致仕者與之遷
通直郎遇郊祀則有封贈之典此聖人立法之意
所以厚人子之私者也而近歲之言者曰選人有
以嶽祠補考而關陞改秩者亦有全用兩任嶽祠

而改秩者僥倖之啓莫此爲甚於是乎選人嶽祠
並不理考矣朝廷更法之意所以破群議之私者
也夫厚人子之私者豈非塞其濫而貴其實乎法
之備且密未有妙於此者也而某猶曰備中有缺
密中有疎者何也前之法教之以孝此法備矣然
以奉祠理考而改秩者法之所不及防也故曰備
中有缺也後之法塞其濫進此法密矣然革其以
奉祠理考而改秩者併及其以奉祠理考而致仕
榮親者故曰密中有疎也且夫以祠考而關陞是
誠濫也以祠考而改秩是誠濫也謂其利於私不

以君子殺之也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昔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也嗟乎天下不難治也善立法者能如楚之殺直躬嘗之舉敗卒則天下不難治矣古今之法至於吾宋備矣吾宋之法至於吾君吾相得矣雖然亦猶有備中之缺密中之疎者乎某請得而言之吏部之法曰爲從政郎有六考而願致仕者與之遷通直郎過郊祀則有封贈之典此聖人立法之意所以厚人子之私者也而近歲之言者曰選人有以獄祠補考而關陞改秩者亦有全用兩任獄祠

而改秩者僥倖之啓莫此爲甚於是乎選人獄祠並不理考矣朝廷更法之意所以破群議之私者也夫厚人子之私者豈非塞其濫而貴其實乎法之備且密未有妙於此者也而某猶曰備中有缺密中有疎者何也前之法教之以孝此法備矣然以奉祠理考而改秩者法之所不及防也故曰備中有缺也後之法塞其濫進此法密矣然革其以奉祠理考而改秩者併及其以奉祠理考而致仕榮親者故曰密中有疎也且夫以祠考而關陞是誠濫也以祠考而改秩是誠濫也謂其利於私不

害於公不可也若夫以祠考而致仕者是固利於私矣亦豈有不利於公者乎告老者多則廩給者寡矣其利一也因告老之身以及其親忠孝之教於是乎在其利二也封贈之典有榮名而無實費然上有不賞之恩而下有不賞之榮其利三也一舉而三利從之亦何憚而不聽其以祠考致仕乎以某之管見謂宜爲之法曰以祠理考而關陞改秩者勿聽以祠理考致仕而遷官封贈者聽如是則破羣臣之私以塞其濫厚人于之私以教之忠可以並行而兩利矣某所謂利乎私亦有以利乎

公不在茲耶不在茲耶雖然某也年六十有餘矣改秩榮進非某事矣獨念父母罔極之大恩三釜之養則不及矣所以爲之報者惟贈典而已矣今又絕望焉豈非痛之極乎仰惟相公以孔子孟子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以孔子孟子之所以澤民者澤民朝廷之深仁厚澤如天斯寬如地斯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某也有榮親之階又有絕望之痛豈非所謂一夫不獲而吾相之所深耻者耶滌其耻療其痛造化之力直餘事爾昔者孟嘗君至楚中獻象林使登徒氏送之登徒氏不欲行孟

嘗君之門人有公孫戍者受其寶劍入諫曰君奚
受象牀哉孟嘗君辭焉公孫戍出孟嘗君返之曰
子教我甚善子何志之喜也公孫戍曰君得廉名
臣得寶劍也孟嘗君善之夫公孫戍之得寶劍者
私也然而能成孟嘗君之廉名者公也不以私廢
公不以公咎私孟嘗君之所以爲賢歟今某妄議
朝廷之法而出於自榮其親之私豈不有公孫戍
之嫌哉然因家以及國因親以及君是亦以私利
公之義也以私廢公以公咎私相公豈其然哉進
越而言震懼無所不宜

答劉興祖教授書

某奉別云久踈得上狀自到中都兩蒙翰墨足見
不忘但稟目之禮此胥史施之於長官鷓夫施之
於元戎非章甫輩所宜效也古人云尺書千里面
目吾友不師山谷老人簡牘而顧作此俗禮何也
知故人必不怪輒借及之承問進學之說古之聖
賢在方策今之風烈有前輩心肖則行肖之矣而
况於文辭乎仕之通塞命也身之淑慝非命也敬
脩其非命者以聽其命者此吾所聞於古人也不
淑諸身以求不塞夫命豈吾所聞於古人所聞止

於此所以聞者不止於此吾友自求之則自知之
矣餘惟珍重

答曾主簿書

某再拜主簿學士久無聞中端便踈於上狀辱翰
墨之賜感刻則多矣愧又倍之即辰冬溫恭惟台
候萬福示戒澹庵先生之說敢不服于箴言但澹
庵之彈文言者憾之假薦士不實以繫之澹庵初
薦李秀實蓋應詔書求財賦獄訟之才澹庵以秀
實充薦未為失也特當時薦章不曾說破秀實雖
有隱年之謫而其才不可廢以此遂為言者所排

爾若夫澹庵貫日月之志塞天地之名言者可得
而掩之哉孔北海曰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此近世
尤甚之病也澹庵紛紛之論無乃出於孔北海所
云者耶願吾友勿輕信之生則為東家而萬世以
為仁義禮樂之主此吾夫子所不免也澹庵獨得
而免乎可付一笑也所冀保重立俟薦用

答惠州陳少仲羽秀才書

某初未識風裁之時得名實於林司成謂仲羽以
南之秀也多讀古書能文辭喜哦詩句超然不允
及蒙一再惠顧袖出長牋大氏其文鏗百氏而鑄

以已者也雅不陳陷奇不怪歸林先生之學全付
之子矣以極暑且不小佳欲奉款未能也辱寓書
便如對面紙談何時真得對面紙談耶或出山來
見臨甚佳耳汗如漿反筆外之意雖欲盡吐焉能
盡吐強飯強學以發舒大業震于一世至望

答劉子和書

某屬嘗上狀修慰審關聽聞茲承遣騎下教感悚
萬斯恭承過聽乃以母夫人銘詩下誨茲事重大
當今鄉曲宜為者潛庵先生省齋詹事兩公而已
不之彼而之此豈戲我哉伯仲間深於伊洛明誠

之妙學者必非戲也過也抑區々之文辭固學道
者之所羞薄故不以所賤者誨兩公亦不必擇其
人而後為歟而某少也賤粗知學作舉子之業以
千斗升為治爾烏識夫古文掇輟或文於道未為
尊固也然譬之琢璞為器琢固璞之毀也若器成
而不中度琢就而不成章則天毀之毀也君子不
近庶人不販亦奚取於斯某承命之次慙然汗出
辭焉則於年兄若已踈不辭而受簡焉則於自詭
為已重志文當因丁張二子之所書而某姑擬作
數語為銘以致年家子姪之悼於年母庶乎其塞

命也亦不敢自必其可用也取之絀之惟裁擇焉
願少寬數日之期當走山僮送似子澄聞既歸已
於前書附慰茲不重出

答周子充內翰書

某再拜某拜辱四月二十日手筆至感至榮竊知
考文殿廬土苴之餘陶鑄晁董甚盛甚賀即辰憂
氣已熟恭惟台候動止萬福欽夫書信仰荷轉致
微山谷祠堂記今注一本所望斷其望也紙尾有
施南局得某近詩而獨鄙棄門下之語極知戲言
然讀之面熱汗下不勝大懼某少也賤且貧亦頗

剽聞文墨足以發身駸不解事便欲以身殉大不
遺餘力以學之竟何所成雖成竟何所用自吾家
子雲若一生之心於太玄法言之二物以待後世
之子雲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子雲此韓子所歎
也某以為不然韓子之歎過也子雲之慮亦過也
且何必待後世之子雲也同時亦自有子雲矣所
謂贊詭者非同時之子雲乎不人之逢而贊詭之
逢未為無逢也古今文士每以子雲為嘲不知嘲
子雲之未既而其家贊詭復嘲之在旁矣大之成
者止如此而况如某之學焉而不成者耶是故昔

也自憊既而自笑今則不然不惟不自笑也亦復無可笑者矣忍性於飢凍之場背馳於權利之轍而顧斷心於破硯凋鬢於敗素是其初豈不若可憊哉其先良可笑也雖然是猶可笑者也今則朱墨之與曾錢穀之與詆日與胥史爭席顧昂首睥目與高人勝流競一駟於文囿雖求所謂可笑者亦空々矣投昇鬻既鬻既且不受也而况內翰商盤禹謨之手杜詩韓筆之妙此固小巫之所以心驚族庖之所以魄動者也而某也當空々無可笑之時乃敢自進其薄技哉屬因施子寄近作詩文

一卷而責其報某也與施子布衣交且均貧且賤焉既不可無報且不容但已則亦妙一二詩以塞焉而已矣蓋霜夜之蛩相遺於草根後栖之禽胥命於風枝則唧々玄歎嗽々交訴其理然也而朝陽鳴鳳覽於千仞之表俯而視曰之二蟲獨相語而鄙我也不亦左乎儻不以岐山之妙音而賤啾唧之寒聲而欲聽焉而或悅焉則亦將奏而聒焉改恐鳳聞之而愁思焉則二蟲者未足以起鳳之悅而適足以為鳳之悲爾鳳亦奚樂於此乎哉信筆縱言一笑某再拜

答施少才書

某再拜少才尊兄足下某之於兄如兄之於某蓋身離而心合口異而嗜同也使得相從而鳴焉不寧惟天地無春秋而已既相別十七年今又相去五百里藉第令數致書吾猶不快乎爾而况所謂不快者又不數耶賈子云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急某昔讀書至此必掩鼻而過之今則不然豈惟不掩鼻又將褰裳而踐之焉然則某之於兄雖欲及事外之勝談而中書君已如田神功輩不受光弼約束矣以是自恨得兄書則加恨豈兄有可恨蓋

曾太子之歎中山王之悲襍乎觸裏乎感也兄云吾儕所自得於已者必有以行於今而傳於後如是而不行於今命也其不傳於後亦命也幽哉施子之言也而某之見與兄似有小異者蓋命職乎彼道職乎已職乎彼者其畀也奚以禦其不畀也奚以取若是者不聽乎彼不可也聽乎已亦不可也至於職乎已者已之不勗職之不勗拱手而聽乎彼曰命也吾有目於此閉之則不覩泰山閑之則秦秋毫今也自閉焉自不睹焉而曰吾有聽乎彼也可不可乎孰使吾行於今者非命也歟孰使

吾不行於今者非命也歟若夫傳於後與不傳於後此誰之罪功而又以充乎彼或以不傳於後而充乎彼則妄充乎命以傳於後而不充乎彼則妄德乎命且命也者既能通塞吾於今亦足矣又能通塞吾於後不已甚乎使其果能若是則孔孟顏曾久哉其泯也然楊雄韓愈命能不伸其生而不能不申其死二子之死其言之巨力猶足以不制於命而况孔孟顏曾也哉某昔者竊聞之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孟子曷嘗曰舜之傳者命也吾之

未免鄉人者亦命也而不憂乎哉願與兄楸焉所謂命者論而勿議可也存而勿論亦可也行於今不行於今吾既知其彼之職也吾奚以越職乎哉蓋有非彼之職者矣書生之論世以爲迂若某此論乃欲楸其非彼之職者而不越夫彼之職者今之言曰越之斯通聽之斯窮不楸不塞愈楸愈塞而吾二人者反之豈特迂而已哉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殆謂某輩乎雖然行於今傳於後匪舜匪堯未有兼焉者也不然苟職於己者盡矣果不行於今乎不行於今矣果不傳於後乎傳於後而不

行於今吾奚病哉既傳於後又欲行於今不既傷
廉矣乎以是而求於彼亦必告匱矣不然吾姑
置其一求其一可也若曰不卑其二併奪其一則
吾不能知矣江之西湖之南山可鋤溪可漁吾與
子其蚤歸乎不宜其再拜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六十五終

誠齋集卷第六十六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書

答廬誼伯書

某再拜誼伯丞公學士即日良月晴寒伏惟涉筆
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庭闈壽康長幼有慶某孤苦
餘生不自意全故人不遠千里遣一介行李訪問
生死此意矣無以當之如何寄新作兩軸盥病手
摩老眼疾展快讀所謂如行山陰道中山川映發
使人應接不暇也諸牋如謝蔡卿薦書者最佳慘

澹之味剗剗之功不臣神駿祖蘇氏蕭散宗后山
非今所謂四六者也至於古文如送蔡潛序其初
論遠近等詞數行布置以韓至中間數語圜折反
覆氣骨殊似半山老人也雖泳之未幽咀之未永
育之未就然譬之學良庖者一旦使之爲周人之
蚘醢嘗人之歲羹晉人之脯膾未必盡似也而其
風味小異嘗者知其非族庖之所能市脯之所有
也甚質甚質惟詩似未甚進蓋體未宏放句未鍛
鍊字未汰擇借使一兩聯可觀要之未可摘誦令
人洞心駭目也如成敗蕭何等語此不應收用詩

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曾經前輩取鎔乃可因承
爾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裏許若箇之類
是也昔唐人寒食詩有不敢用錫字重九詩有不
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有不敢用糕
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以俗爲雅彼固未肯
引里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列
也何也彼固有所甚靳而不輕也知下問文字之
意甚誠且迫故盡言而無忌足下能不督過否不
督過矣能不芥蒂否不芥蒂矣能樂從否徵詩文
某自常州及歸途及山居有七百詩廣東四百詩

多未能致居憂三年守言不文之禮詩文皆不作
近財免喪程帥來覓江西宗派詩序蓋渠盡得派
中二十六家全集刻之豫章學官此一鉅題也初
得程之書頗有楚莊王不德而貪以過大敵之歎
亦既強作數百言泚矣今送一本足下詞源方如
桃華水生見此可以笑老人筆力之退當曰吾不
敬子矣湖南諸司皆無一日雅坐視名勝不能誦
佳句於百寮之上獨有愧悵而已然至寶所在神
光異氣天且不秘人其能揜之哉所幾強飯自愛
不宣

荅徐賡書

某再拜載叔徐君足下宿昔辱臨晤語有頃知嗜
學之不淺鑽文之不惰將有以應吾君俊茂之求
而赴當世經濟之用也甚欣甚賀茲又蒙移書誨
以今日科目文詞之利弊某陳人也敢知時世詞
章之利若病哉方掩荀躒之耳閉彌明之口之不
暇而暇荅乎哉非不敢也非不暇也聞之者必信
不也信與不信固非所宜恤而又足下諫之而不
置聊復狂言蓋聞文者文也在易為貴在禮為績
譬之為器工師得不必解之以為朴削之以為質

丹腹之以爲章三物者具斯曰器矣有賤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腹解焉而已矣號於市曰器莫吾之速也速則速矣於用奚施焉時世之文將無類此抑又有甚者作文如作宮室其式有四曰門曰無曰堂曰寢缺其一奈其二崇厚之不倫廣狹之不類非宮室之式也今則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雜然聽之於衆工堂則隘而廡有容門則納千駟而寢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棄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曰文烏用式在我而已是廢宮室之式而求宮室之美也抑又有甚者

作文如治兵擇械不如擇卒擇卒不如擇將爾械鍛矣授之羸卒則如無械爾卒精矣授之妄校尉則如無卒千人之軍其裨將二其大將一萬人之軍其大將一其裨將十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萬是故萬人一人也雖然猶有陣焉今則不然亂次以濟陣乎驅市人而戰之卒乎十羊九牧將乎以此當筆陳之勅敵不敗奚歸焉藉弟令一勝所謂適有天幸耳抑又有甚者西子之與惡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與惡人異者夫固有以異也顧凱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額上加三

毛殊勝得凱之論畫之意者可與論文矣今則不然遠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幹迫而視之神氣索如也惡人而已乎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說高帝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說亦未離乎勇力邦域之中也蓋見董公而問之問而得之則送君者皆自崖而返矣若夫前輩所謂古文者某亦嘗耳剝而手追矣顧足下方業科目夫業科目者固將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不違乎古合乎古未必售於今使足下合乎古而不售於今足下何獲焉分工炭無愛也其它日之

俟不宜某再拜

荅王李海丞相問為嫡子報服書

某再拜昨承誨荅至感即朝蒸惟鈞候動止萬福某今早原廟會尤檢正京右司僕告之以鈞誨欲從宜加服以重大宗抗章釋位以免朝服二說可行以否皆合詞以為未安蓋禮所以別嫌明微者也嫌莫大於尊卑之疑微莫嚴於豪髮之差是故君子於所尊者伸則於卑者不得不訕矣於公義有所隆則於私恩不得不殺矣母者尊也嫡子雖重然而卑也孝者天下之大公也慈者天下之達

私也尊卑無二極公私無兩隆若夫禮重大宗律
有明文此禮之常也今也仰則怡壽毋俯則悼嫡
于此禮之變也常則經用變則權行權者非權術
之權也權衡之權也權然後知輕重且禮經不純
素老萊子必戲絲丞相不忍於服朝服宜也至於
加服丞相必有所大不忍矣當大不忍之心發見
之時丞相從而察之此即天高地下禮制行焉之
本意也春秋爲尊者諱豈惟諱其過差而已哉凡
吉凶哀樂無往而不諱也從其所當諱者而求之
則思過半矣古人舍魚而取熊掌者正於大小輕

重之疑而決之以從其一也孝與慈二者不可得
兼豈特與熊掌比哉聞見所及不敢泯默願更
與博習於禮者熟議而酌取之泯默願更與博習
於禮者熟議而酌取之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丞相此舉可不敬乎不宜某再拜

與周子充少保書

某伏以涉秋益熱恭惟觀使少保丞相小泊雲莊
天棊忠蓋鈞候動止萬福相眷鈞慶某自得邸報
知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指近得允延之書乃
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

處丞相學力豈不能藥河隄以障屋雷所可憾者
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蘊耳然道之興廢聖
人歸之命斯文之興衰聖人歸之天則丞相又奚
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空中騎一馬於前某荷
一緘於後之時豈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
外後矣須臾抑湯朝美飲醇酒之論丞相尚記憶
否已矣姑置是事獨世路風濤具可畏可近有讀
邸報感事詩去國逐家一歲陰鳳山錦水更登臨
別來蠻觸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似閑人無
藉在不妨冷眼看昇沈荷花政鬧蓮蓬嫩月下松

膠且滿斟當左席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
再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定夫
是也而不輕就者亦微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論
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耶可畏可畏某此間
隨分支吾儘可卒歲但年來家私事殊惱懷抱今
年閏月中男房下一男孫未晬而夭止有此一孫
耳若或苦哉丞相何時西歸別得修敬心畢無聊
中々奏記黃檗茶二斤聊復伴書蛛及蛛及願言
盡珍重理以繫善類之望

荅胡季解書

某頓首再拜後書李解判院執事某今月二十七
日有皮秀才來訪坐定袖出執事書一封云有果
舉得官蕭君者以此書託轉致某發書讀之蒙執
事命戒令作先忠簡大資老先生文集序引某即
日下筆今以獻焉然是舉也初而驚中而喜卒而
疑夫焦僥氏者其長三十寸今有人詭之以負泰
山豈其任哉某是以始而驚世蓋有學盡三十年
者問其平生所寫則盡塗之人也一日乃得見于
都而寫焉一何其遺又何其榮也某是以中而喜
世有藏曹將軍之馬者或者病其瘠而加之肉又

有藏滕王之蝶者或者病其淡而加之鈔黃馬不
瘠矣蝶不淡矣然豈其真哉某是以卒而疑某之
所以驚喜未畢而疑又繼之者何也昔者執事嘗
命某作老先生行狀矣某不自量其不能而輒不
辭遜遂擬作以獻焉執事不以為不可也它日得
石本則或者增如其辭與某所獻者小異矣且如
老先生上皇帝書論和戎事某掇其粹精之尤者
書之矣而或者增如之以全文謹案論語二十篇
而太史公作孔子世家所載者僅三十餘條由或
者之見則太史公之書缺矣曷不盡二十篇而載

之之富也楊雄元后誅七百餘字作元后傳所載
此文十六字而已由或者之見則班書亦缺矣曷
不盡七百餘言而載之之華也又如老先生論士
大夫之懦某述其辭曰謂無勇婦人而或者增加
之曰謂無勇為婦人謹案左氏傳曰楚人謂乳穀
謂虎於菟由或者之見則左氏之文缺矣曷不曰
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之明也大抵作者豐述者
約非好約而惡豐也每事而載之之豐將不勝其
載也某也慮淺而無深湛之思辭拙而無締繪之
工固也然非或者所當過憂也夫斯文之淺且拙

自有斯人之職其咎或者何必任斯文之咎代斯
人之憂乎不曰過憂而奚也而執事不察從而行
之意者非執事之不察耶意者執事是時哀戚之
中不暇於察耶夫某昔以行狀而蒙或者之增加
矣今又以序篇而取或者之增加退之不云乎足
下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再剋之刑信如何也
某雖欲不疑得而不疑乎今所獻序篇之文萬一
有不得當於孝子慈孫之意非敢遂其非也不自
見其睫也願離婁子吹毛以盡告之某當敬受教
一易再易數易敢以勞為解哉惟勿使或者之說

再行焉則幸矣吾曹相從群居高略大字之間初
喧而忿爭中靜而嘲戲此書生故態也此舉寂寥
久矣聊復供一莞不宜八月二十九日某再拜

荅沈子壽書

某再拜子壽史君寺丞詩第即日冬初恭惟台候
動止萬福某頃在金陵聞子壽宅太夫人之憂嘗
走一騎注唁辭念喪不二事書中欲乞及恐乞及
乎此心耿耿今未釋然也未幾某以臂痛謝病免
歸如病鶴出籠如脫兔投林此意此味告之野人
野人笑而不荅告之此心此心受而不辭自此惟

山不深林不密之為恨山深而林密予何恨哉猶
有恨者不蚤焉耳蚤非所恨也自此幽屏遂與世
絕上之不敢以無用之姓名入於脩門之下不敢
以無滋之書問至於通貴惟是平生方外之交一
世詩文之友遺於心而不去去於心而復來此一
事獨授予焉於吾心萬事俱遺一事猶在雖與世
絕有未絕者是亦心之一病也臂病無藥可療心
又病焉何藥可療哉一身有一病不幸也今吾一
身而二病焉幸乎不幸乎抑又有幸者遺之而不
去也去之而復來也如吾子壽也念之而不可見

也問之而不能往也不以其速乎或不以其病乎
或以子之病且遠念子壽而不可見問子壽而不
能往是又大不幸者而曰幸云者相温以湿相濡
以沫相忘於江湖三者孰愈乎故曰抑又幸焉不
然能詩如子壽能文如子壽與人交不以燥濕涼
燠兩其心如子壽此而可踈孰不可踈有風北來
吹鹽好音知故人之不我忘如我之不故人忘也
乙集新詩一篇三過也不惟三過也又將百過焉
使予駭然立躍然喟曰是非復吳下阿蒙矣大篇
若春江之壯風濤也短章若秋水之落芙蓉也歐

公云老夫當避路放它出一頭地今則不然雖欲
避路子壽已斷吾路矣雖欲不放出頭子壽已斷
然其頭矣勅敵如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九江山
水國也天賜詩人賜之大江爲之旨酒兕觥賜之
廬山爲之蘊豆大房賜之庾樓風月陶運松菊爲
之毛卮敵羹醑於傷而飽於過是吾憂也詩於貧
而句於匱豈吾所憂哉側聞前茅未至葱佩未瑤
而水石驩迎鷗鷺候門矣吾不以爲子壽賀而以
爲江山賀也它日得句肯我寄乎有渝此盟詩神
厄之俾隊其詩毋入杜域一笑某幼無知識妄意

學道愛人之事誤墮在一世爭奪之場今幸天脫
謝家東山已決終焉之志青鞋布屨從此始矣子
壽方爲時用而顧欲與吾游子壽利乎哉若曰非
利之謂也然而未敢求絕乎爾則亦未敢求絕乎
爾惟強飯自愛永爲風月之主人惟此之望世俗
暄涼頌禱之辭知子壽必不欠此如欠此其問諸
水濱

答葛寺丞書

其一昨謝病免歸偃臥空山泉石之興曹徠鶴之
爲便已與世絕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

中也有如年丈以四海九州同年之契三年江上
從游之樂風亭月觀尊酒論文之反亦復影響昧
々久不通元字脚非踈也顯晦之勢雖欲不異獨
得而不異乎郡中白絮之橋西歸長年三老劉其
姓明其名者闐然剝啄荆扉持雙鯉挈乘壺及八
岳云拔葛同年之寄遠也端拜函書披讀賸辭裂
下錦機鏘鳴瓊琚竒怪闐進應接不暇煙霞爲我
驩喜松竹爲我鼓舞便如揖絕俗出塵之標聆登
峰造極之論相羊予賞心白鷺之間覽觀乎三山
二水之外也顧獨有可怪者一紙情話吾人事哉

雙緘世俗之禮豈吾人事哉若曰施之於所尊則
我與公非同等乎若曰施之於所敬則公於我非
繆敬乎深源所謂咄々怪事不在此乎在彼於何
在哉久不奉諱小庚此債當為我抵掌絕倒也老
來心中不挂一事獨有一苦事使我不悵惘而不
得也孰使吾悵惘而無與者非孤斟而無佳客乎
孰使吾悵惘而無聊者非有山珍而無海奇乎呼
酒未至愀然不怡酒既至愈愀然不怡豈酒使我
至此使我至此者前之二無也今開來壺則糟丘
之郭索不介紹而至啓八缶則東海之鯨魚不波

濤而來是夕為公持以左手洗以苦酒邀歡伯酌
大白忽乎不知烏紗之落與否玉山之頽與否也
而况太白之死與未死伯倫之埋與不理哉吾之
苦事不覺脫然去吾心也非公賜而誰賜也而來
書云某方味道腴而乃以滋味為寄則陋矣某敢
有問年文謂道烏在道在瓦礫道在坑谷獨不在
糟蟹鯨鮓乎道不在糟蟹道不在鯨鮓是為道乎
是為非道乎併供夫子之一莞新除名城未足多
賀年文既以為某謝某獨得不以為年文賀乎小
啓別紙呈似久不請益併求匠石之斲其蠅翼也

傳擔茶七十銖萬安產也里之士以此見饒者矜之以爲不減雙井日鑄也及章貢空糖八角併以伴書匪報也某待盡山林而公方登用合并渺無前期願言爲斯文珍重某臂痛不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皇恐不宜

荅朱侍講

某再并伏以春事將中苦雨未解茶惟宮使待制侍講契文辭帥不并謁祠聽請天相合候動止萬福某間者嚙焉久不脩問非踈也宜也自不俟駕辱書語離之日嘗稟及病廢之人書問不應至朝

貴矣向文忽以所賜手札來得之驚喜當其入也固知其不久也執古之道以強今之踐持已之方以入時之園是能久乎不久何病不久然後見晦老甚歎甚賀若老夫者不但老而已今真成一病夫矣人日後一日略入州府一見益公又後三日歸則大病矣倒卧如死欲起如癡坐則呻行則憊自斷此生已與世絕而不我知者猶欲見分所啖嗜者而謂吾晦老亦有是語乎世有噬暗而遇毒者歸而諗其徒曰爾欲暗乎何以異於是久缺詭浪一笑所願貴珍以棟孔子堂安得合并以窮游

方之外

與余右相書

某再拜伏以即辰仲夏之月暑風清微恭惟大丞相精忘格天獨力挈國三神墮祉鈞候動止萬福相門玉眷諸郎直閣蒙休惟均某謝病免歸掃軌幽屏自分此生已與世絕伏自鈞座遣騎問訊生死之後未幾恭聞還朝堂徑兩社遂宅一相皆不能奉尺書為賀蓋山林野人姓名不應入脩門書問不應至王公具勢則然耳今者敬拜尺一之版体有弓旌之招榮光赫然下飾泉石仰荷 聖天

子不忘於遺簪大丞相尚軫於舊物便應朝開命不待夕而引道也伏念某年運而往來日無多精神日以摧墮氣志日以槁落形容日以清羸新舊在三里七里之間每欲訪之升車後下出門復反惟請俸在郡中念它人耕之某炊之不見地主心不安焉歲時間一往焉既歸必大憊卧如死坐如癡立如履冰行如踏虛蓋三日而後獲初每竊自歎材不適時性多忤物是身本無用今又衰病真無用矣如有用我將作底用哉其勢如此大丞相以為是能自駕柴車水浮陸走不遠二十里而詣

所必不為者如矜異衆之行如立欺世之論如干
矯俗之名皆深耻而必不為者故靡石不應未嘗
偽辭靡官不拜未嘗力免此等事人皆信之非惟
某自信而已也丞相亦信之非惟人信之而已也
而今也 聖主詳延之意丞相旁招之勤何獨不
洋洋焉動其心乎誠以年日益侵病日益加心往
而形不隨身行而力不應故也古人云隨時三年
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某之仕也其不類
此乎否也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某嘗三入朝見士
大夫力疾而不得辭者多矣有既至朝列而死者

矣其未至也朝廷遲之其既死也朝廷惜之臣之
事君其死亦何足惜哉然有々益之死有無益之
死々於國事死於道路其死均也然孰有益孰無
益也其有益也為下者矣以惜其無益也為上者
矣以不惜某自計至孰借使力疾而強行恐未至
脩門未及半途已先殉馬填溝壑矣豈不上詔君
相之憫恫乎意迫者無緩詞不自知其煩且瀆也
謹再具手劄申尚書省欲望大丞相力賜敷奏特
寢召命再畀祠祿以保全垂死之餘生々死肉骨
在大丞相一言而已不宜

與四川制置書

某再并伏以即辰春雪小霽寒競已甚恭惟判府
制置龍學尚書尊契文往護國西宗社倚重幸裔
震疊天人交孚台候動止萬福某疇昔之秋小兒
幼輿入京國之奏記於金華之賢府主故當無復
石頭驛事否始望期月報政即歸鈞軸未幾乃者
間有清獻一琴一鶴之行天之西北一柱孤撐八
極永安茲仕顧不重茲事顧不偉耶柳陰興初元
王龜齡自吏部侍郎出帥夔子有臨安府錄畢參
軍祝標者抗疏銀臺以諍孝宗上書政府以責執

政大意以謂王某之忠義審諤惜令不容於朝廷
亦盍寘之近藩緩急呼來疏附奔奏無倉卒乏使
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策之良也雖不報亦不留
行然一時翕然善類壯其毅吾道怙其助豈其今
日而謂天下無一祝標不可也此某所以為門
下賀而未敢為朝廷賀也姑合是西氓庸無疾若
西備庸無罅漏門下備嘗而多閱之矣今之可以
盡言者昔之未敢盡言者也今之可以盡行者昔
之未得盡行者也留意留意勗之勗之此某所以
不為門下賀而為朝廷賀也妻姪羅全材受知及

恩其不淺而深也昭矣無祿不及蒙被故人作尹
眼為青也有開州太守陳師宋名公璟純誠可親
可誅居於宜春亦江西鄉人也頃與某同
寮於高安渠為高安宰官賴其集事而民蒙其福
敢以為薦儻台座不疑其欺已或賴其用也一別
十年此行萬里願言珍重即歸而問兩社云

誠齋集卷第六十六

誠齋集卷第六十七

廬陵楊其萬里 廷秀

書

答萬安趙宰

某再拜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載道
判縣中大契文巖邑政成民咏豈弟天棊循良台
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世味旅百羶
薌肯嘉滑甘調膈一生未嘗一染子公之指此心
冷於波水淡於秋也獨於文士詩人一簡半札吾
目合而不可使之覲吾手縮而不可使之攝吾口

噤而不可使之讀也不幸覲焉攝焉讀焉則推倒
牖下之几掉脫頭上冠饋我我不食問我我不應
也已而自悟自笑求其所以使我至此者而不可
得也旁觀者徃徃怪此翁百無所嗜而何物啗之
乃中其欲如此夫我且不自知而彼之怪與不怪
又何知焉初得載道騷詞賦篇七發等文是日之
喜政如是耳蓋騷與賦固剗剗要眇動吾目貫吾
心不淺也然我猶可能也至於七發自枚乘之後
惟張景陽之七命足以摩其壘而與之周旋其餘
作者皆自鄒以下者也惟河東柳子負固賣勇自

倚其異書奇字盤盤困困乎滿腹填膺小決之於
永柳之諸記荅韋杜之諸書而大注之於予屈乞
巧之騷詞然猶婪落文囿而無厭懋遷枚張之號
名竄其七而增其一以為吳武陵虎祁冀北之問
雲詭電譎風砭波瀕奇怪端欲拉枚張而出其上
此文人之狡獪姦黠之渠魁者歟自本朝諸公而
枚乘此骸無復嗣響非不為也絕唱所在不可為
也而吾載道刺手一取枚張柳子之光芒而回之
某也安得不適適而驚芒芒而自失也哉見其文
恨不識其人班春亭上誠不自意兩不相謀而兩

適相值其喜又若之何昔人間長安之樂者出門而哂笑而况真到長安者乎別去數閱月欲寄相思二字而未能遣騎隨一紙之書諏暄涼訪生死耿耿之心喋喋之談我所欲吐者公皆盡得之盡道之矣快哉快哉餉來會山風滿把露液未乾薦之屏攝而後敢與婦子嘗之也一味珍感二色羽扇萬安黎庶閭閻之仁風忽吹翻山靡之花竹清涼次骨那復知人間之暑氣乎示教學記并圖堂細細披讀也未見君子願言珍重即看密縣茂宰之徵

答福帥張子儀尚書書

某再拜伏以即辰火老金柔近秋益熱恭惟判府安撫率學尚書尊契文奄七閩軍府之雄分萬乘旌旗之丰威惠允洽天人是孚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燧均慶某老病餘生尚爾未死皆知已光映所逮也自去冬小兒入京換官敬寓一書以候暄涼連辱報賜兩緘其一頌略託子之請其一論以將為三山之行是何意氣之勒勒詞肯之諄諄也某自毘陵初得定交於執事見其眇然山澤之癯淡然雲水之僧讀書清苦澡身高潔以為一世之

之佳公子也已而同朝過逢益密志趣益親又見
其一議不苟隨一事不苟止一情不苟合以為中
朝名勝士也一月以王事同齋宿於浮屠之宮談
間忽聞誦五字古詩則抵掌頓足舍牀起立驚而
自失曰此陶淵明輩人語也此聲不嗣響久矣即
索紙手抄一通以歸于執事乃悔前日之知執事
未嘗知執事也以執事之賢且文豈前之日異於
後之日乎蓋前之日不輕為某出而後之日不覺
為某出也不輕故鈎之而愈沉不覺故闕之而愈
白夫能使執事闕之而愈白則某也亦必有以致

之矣以後之日能致執事之白則前日之沉豈執
事之為某惜哉某是以悔而益悔也知與不知悔
與不悔執事何與焉蓋自有職其咎者矣是時戊
申四月五月也今十有三年矣相別十有三年而
相憶如一日豈惟使某不能忘執事乃執事未嘗
忘某也且此十有三年之間某與執事進歟退歟
升歟潛歟通歟塞歟奚翅鵬之與鳩飛黃之與蟾
蜍哉執事上赤霄踐台斗而不以是嫖於我某卧
蘆花刺釣舩而亦不以是款於公然二人者千里
而常接膝異塗而常合志此豈調膈飴蜜以成其

其諧合哇俚以傳其娛哉顧某又辱知於執事者
某生好為文深不顧人之知人亦卒莫之知者而
執事前一書評某答徐達書謂酷以柳子易牙死
已千載合淄澠二水以飲人人飲之者淄猶澠也
澠猶淄也而執事望而知某某為淄水某為澠水
固不得飲而後能別也某又如於易牙一等手執
事又云某雖不能作文至於見他人所作亦粗能
識之昔曹孟德袁本初同為游俠二人嘗抽刃劫
人之新婚而本初失道墜枳棘中孟德大呼云偷
兒在此本初一擲而得出是時主人知棘中為偷

兒而不知呼偷兒者亦偷兒也執事不能作柳子
何以呼柳子聊發千里之一笑且以謝棘中之惠

吞建康府大軍庫監門徐達書

某再拜伏以即日寒盡春生恭惟總幹學士年契
自公整暇神勞素履台候動止萬福某一昨謝病
自免歸卧空山遂與世絕獨愛賢好文之心若瘕
癖沉痾結於膏之上育之下而無湯熨鍼砭可達
者而何敢望其瘳乎望其瘳固不敢望其小寧而
不作亦且不敢也每以此自苦亦以此自樂病而
至於樂雖秦越人視之亦未如之何矣而何湯熨

鐵砭之尤手哉退休五年寢覺小寧今月大兒忽
逸至總幹五月二書及詩文史評一編披讀未竟
我頭岑岑我躰泚泚我心憤憤於是旧疾復作矣
甚矣乎斯文之奇奇斯士之落落如腊之毒如酒
之醜恍然隨我於沉繇之鄉而不知其所從不克
以自拔也抑某與總幹有何宿負有何沉寃而使
我至此極乎詩甚清新第賦興二躰自已出者不
加多而賡和一躰不加少何也大氏詩之作也興
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我初無意於作是詩
而是物是事適然觸手我我之意亦適然感手是

物是事觸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我何與哉天
也斯之謂興或屬意一花或分題一草指某物課
一詠立某題徵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猶專乎我也
斯之謂賦至於賡和則孰觸之孰感之孰題之哉
人而已矣出乎天猶懼牋乎天專乎我猶懼弦乎
我今牽乎人而已矣尚冀其有一銖之天一黍之
我乎蓋我未嘗覲是物而逆追彼之覲我不欲用
是韻而抑從彼之用雖李杜能之手而李杜不為
也是故李杜之集無牽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韻之
作詩至和韻而詩始大壞矣故韓子蒼以和韻為

詩之大戒也書數篇皆闕以肆不能免乎于世而皆不喪已嘗從事乎場屋之文而此乃不類乎場屋之文是難能也其他可能也史評妙絕一世矣如蕭相國之門得士之多如項羽善將兵而不善將將如史不載蕭何所奇韓信之語而探知其語如項羽英布時分軍為三之或得或失如世未嘗無士如洪羊當誅而不可烹如衛霍之客去留不以兩將軍之盛衰如公孫洪張湯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此數條乃古人眸子所未嘗覩見者而今獨發擿之至於晁錯東市之禍乃教人主以術

數之效公孫洪陰賊之隱心與張湯暗合者九婁敬蕭望之雋不疑不肯易衣露索解劍以趨合上好此三條者充足以整刑名之鍵誅姦邪之嚮障河曲之瀾其有補於吾道世教豈小也茲又一編之中珠之靈蛇玉之連城也先察院非不得位而非得位者德浮於位而位不浮於德也今有子如此不得位而得子其不賢於得位乎某也諸子鹿鹿真景升兒子不啻也既以為先文賀又以為某媿耳然大兒乃得親炙賢同僚豈不足以為某賀乎命戒諸上官書此某之責也知士不薦自同寒

蟬吾尤昔人而又為之然今之能為人軒輊者勢焉而已矣而某也韓安國之死灰柳子厚之糞壤也是能為總幹之軒輊乎先是大兒來求某之薦書以徹聞於諸公間有不待某之書而已舉之者有待書而即舉者財一二而已矣有雖不及舉而猶答書者有得一書而不答者有得一書再書三書而不答者為子受託其不淺之為大夫手為子受託孰若為賢受託况未必盡託手然計其必應而扣焉猶未必應也然猶可扣也知其必不應而扣焉是欺友也與其欺也寧已張叔曹頃某在金

陵時渠以其叔父泉幹公京削為囑既而某不能及若扣焉縱彼不言籍獨不媿於心手尚書帥亦聞已深相知且相許總卿漕監亦與帥同此意似不必更假某之言以分其特達之恩也或持是書以呈似焉即薦賢之至公也又奚以私扣之陋為哉其餘皆無半面惟石漕乃故人之至不薄者且嘗以大兒之舉扣之今既未拜其賜敬納一書然亦未敢必也特自計其可必者止如此臂痛視管城子如寇讎久不與通乃今與從事不獨瘕癖之疾復作臂痛遂大作矣惟自貴珍善刀藏器以待

時須

卷興元府章侍郎書

某再拜西望奏記興元大帥顯學侍郎尊契大即
日猷歲華始萬寶趨新恭惟身作金城華戎寧壹
天棊忠賢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壬子八月謝病
自免歸卧空山我南公西楚星蜀月同光共影從
此分矣從此遠矣我書安得至於公之側公書乃
忽隨於我之前快哉快哉還家五年相去萬里未
嘗烹長鬚之鯉未嘗射上林之鴈未嘗逢吳中之
黃耳而乃得故人萬金之書其從天降耶飲食起

居頗異於常時者數日而不自覺也妻孥覺之且
怪之以為吾翁未嘗有此事也某定交海內未嘗
得罪於一人亦未嘗泛交於一人獨於蜀中之士
大夫若釋氏所謂宿緣者往往見而合者獨多於
他處如紫巖先生我師也雍公我知己也欽夫仲
秉德茂我友也是數公者我初不以世俗之求求
之彼亦不以世俗之知知之皆一見而合合而久
久而不渝澹乎若水乃過於醴之甘汎乎若萍之
適相值而確乎若金石之不可解求其所以合而
無以合求其所以久而不知其何以久非徒我不

曉此也數公者當亦莫曉乎此也不歸之於宿緣
於何而歸哉台座輕裘緩帶投壺雅歌掌國西門
之管用儒者道德之威折敵人千里之衝不既多
歷年所矣乎召希文於慶起彥國於青獨不可歟
而來教乃有去家不過半月程乃未能一去之語
非所望於蕭傳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若二事也而實一事也聖人曷嘗貴處而賤出褒
默而貶語哉要歸於是而止耳某之不出也非某
也老喚之於前而病喚之於後也某羸然之骨瘦
無一把而或喚焉或喚焉某雖欲出亦烏得而出

台座以一世人物而任國西事其不輕而重也昭
昭矣顧欲披漁叢把釣竿與老友競一槩之節未
聞阜夔爭箕山之瓢蕭曹妬商山之芝也德茂無
怠德茂無怠徵近詩今淮一編猷樵歌於清廟之
頌奏蛩聲於阿閣之鳳當不嗔也當一笑也心事
襮積非故人誰吐對俗人有不吐而已耳今於台
座之前可吐乎否也吐矣而又不盡去喫茶去顧
此寧有盡乎且截斷葛藤喫茶去喫茶去願言加
餐良食以為吾道之鎮公子世俗之祝公不欠此
真蜀附子荷遠餉得以扶藜降拜有萬其感台閣

王春即娘恭惟受祉山則向來令似相見於金陵者今官何許醉筆惡語尚能記憶耶家有師匠何必問外人也

與材翁弟書

某啟材翁主簿學士賢弟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獲罪於人且如歲前入城偶聞衆論謂令兄濟翁入京欲一見言者而辯之又謂此行小遽恐言者不察而吾弟下問當如何處此某不思而對謂止有今日參部明日射闕徑出國門而去屏跡不與物交上不見廟堂下不見故旧雖幼輿來見亦勿

見之蓋族姪尚不見則豈有見諸公于進之謗處患難行乎患難當如此耳而濟翁有書與長孺其詞盛怒謂公見廟堂明納闕劄何害何必匿形藏跡又非姦黨便至累幼輿也且某本猷屏跡避謗之說而乃生姦黨累人之疑一何反也幼輿自換授注部闕何憂乎濟翁之累而某又豈排陷族弟為姦黨者哉昔楚靈王見辱於慶封不勝其忿而回師威賴賴未嘗犯靈王也犯靈王者慶封之詬也賴何辜焉楚文夫人曰萬舞者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七人之側不亦異乎濟翁遭

別人譖諸言者其怒不尋諸仇讎而施於族兄不
快於慶封而快於賴何以異此且某獻忠之時言
者無恙也濟翁至京則言者寒矣若言者尚矣則
某必為忠言者既寒故某為罪言一也而時則二
也某老謬不死三忤濟翁矣自丙午之秋濟翁自
吉州入京是時某為都司濟翁欲求作親弟滕諫
某不敢欺君以陳族為親弟濟翁大怨一忤也戊
午之春濟翁又來求以假稱外人不相識而以十
科厲某不敢欺君以族人為外人濟翁又大怨二
忤也今又有姦黨累人之怨三忤也某雖已挂冠

然威賴之師若未快其意可無懼乎况三子未免
薄官官塗相遭大憂未艾也願吾弟以一言解老
謬妄言之罪或繳此紙以呈似焉臨紙足如復水
皆如負霜誅之釋之皆不敢自必也不宣

與南昌長孺家書

今月初五日誠齋老人得大兒南昌令長孺家書
并送至大師報書今口占令幻與秉筆書之以告
汝曰章允至得汝書知汝一室長幼安平二老甚
喜又盥手披讀大帥書詞益喜汝辭行時謂吾有
三子中男次公去年最先出仕今長孺又出仕次

第十月小男幼輿又出仕恐吾索居無聊欲迎侍
二老就養官寺善如汝之請也然吾平生寡與初
仕頓掾庀職一月有所不樂欲棄官去先太中怒
撻焉乃止後三立朝三棄官至江東漕遂永棄官
是時吾年六十六耳若曰儿案吏道猶可以勉而
能也然決焉舍去還家待盡至七十而細祿三請
而得俞汝視我平生之出此心樂否也今汝之請
父子之至情豈不欲相聚之樂然一出如移山之
難則亦嗚然陽應曰諾而已汝以為我真從汝乎
今不知此聲奚自而徹于大帥之聽乎大帥報書

之中謂吾若肯來豫章之草木魚鳥皆有喜色汝
書中又傳大帥面命之詞謂吾若肯來則西山南
浦皆有光華又有傳大帥之意者許以廩人之繼
粟許以容右之殊禮許以樓船之浮家吾老棄山
林每謂一生罕逢特達之知己如古人者乃今忽
有之汝知吾此時之心樂否也即與汝母謀祗俟
幼輿之官漕浦之後戒行李卜吉日遣人前期白
太帥假舟楫矣既而取汝家書旋觀之則有不可
者汝書有今日作縣真不可為之詞又有窮空煎
熬入寡出多之詞又有最苦最苦千悔萬悔之詞

又有霄榮不應原田盡搞催科之考定入下下之
詞今有人嘗犯風濤而屢見險者幸而舍舟登岸
矣入山而居入林而安矣一日偶游江臯河濱復
見有一乘之舟掀舞於衝風駭浪之中有不掩目
而走悸心而歸者乎今大帥招我以恩書待我以
殊遇而乃聞汝之言如此有以異於登岸之人見
一乘之危乎蓋家人饋我而我不餐問我而我不
應者自此三數日而不寧也聞其言且然若遂翩
然而東下就汝而與居日夕見汝之前熬坐卧見
汝之愁苦汝謂吾心樂否也吾幸而歸來九年優

優其休坦坦其遊進不羨伊周退不羨巢由汝今
移汝之前熬為吾之前熬嫁汝之愁苦為吾之愁
苦而乃愁酒以壽我愁飯以飴我愁容愁聲以侑
我而曰此參之養志賈之擊鮮也汝謂吾心樂否
也汝欲吾一報果來之期將以白大帥吾是以艱
於此報也易曰安其身而後動蓋不有所安不可
以動不有所不去不可以來今使汝母不來而吾
獨來乎不可也今使吾遽與汝母偕來乎不可也
今使吾暫來而忽去乎不可也汝將奚以為吾慮
乎哉汝欲別鑿一門與汝異戶而出固善矣然自

西而北復自北而南復自南而東亦恐反勤兩司
車騎之迂遠仍恐翦棘除道之勞費也如之何果
來之問汝更精思之熟計之汝有以吾報而後吾
有以汝報也然大帥知我甚深愛我甚勤招我甚
度終當一往以答此恩意今未可耳九月七日吾
付長孺

答虞祖禹兄弟書

十月一日具位揚某謹西望再拜復書于思館制
參直閣判府直閣知丞直閣伯仲閣下某於今年
二月二十日遽承伯仲各賜手書又申之以長牋

以先師相先生銘詩授簡於退休之野人其禮若
施之於所尊其意若惟恐其辭避者一何禮之踰
憂之過也某先師相之老門生也某而辭避將誰
諉乎且某受先師相之恩竊意伯仲間亦未必盡
知也某何忍辭避哉某自乾道庚寅為邑於洪之
奉新是時年四十有四矣自張魏公先生薦試館
職而不克就至是知已希矣自分老死州縣矣庀
職六閱月忽有命自天擢某為國子博士蓋先師
相薦之 孝宗皇帝而用之也嗟乎宰相之不敢
薦士久矣况敢用之手彼其所以不敢薦用人士

者何也是有三私焉蓋曰人某謂我私親暱也私
鄉黨也私貨利也是以不敢也人惟有所歎者不
敢於天下之至公人惟無所忤者敢於天下之至
私是故非能私乎士不能拔乎士非能不私乎已
不能私乎士所謂私乎士者非前所謂三私也私
其賢且才以報國也夫惟不私乎已而私乎士所
病不私耳私非所病也惟愈私則愈公耳先師相
之薦某而用之也惟其去前之三私以就後之一
私是以一舉而上無疑心下無異論然某不足以
當也此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也然此恩猶小也

先是歲在丁亥先師相召來自西初拜樞密一月
莆田陳魏公攜其所著論時事三十策以觀於公
公曰不意東南有此人物於是招某一見待以國
士面告以將薦于上夫古人感一飯尚殺身以報
知己而况受國士之知乎亦何俟成均之除而後
為大恩也哉然此恩猶小也先是紹興辛巳某為
零陵丞其冬逆亮大舉入寇傳聞 朝廷將有浮
海避狄之議同官相顧皆無人色某與妻子自分
無地措足此不足道也而二親亦相顧無色徵先
師相牛渚之役一家豈有更生之望哉豈惟一家

四海萬姓豈有更生之望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其不然乎此恩之輕重大小又何如
也某與二親蒙更生之恩某又蒙按之州縣寘之
朝列之恩此恩之輕重大小果何如也受恩之不
貲也如此獨不能效古人感一飯之報乎殺身猶
可獨辭大書勲德以詔萬世之責乎故曰伯仲一
何禮之踰憂之過也雖然抑恐有以遺伯仲孝子
仁人之大憂者王文正公非六一先生銘之司馬
溫公非東坡先生銘之亦安能與天地相永與日
月爭光乎哉今以先師相之忠孝文武元勲鉅德

視王馬二公之賢無所與遜也顧屬之於野人之
蕪詞某也且將與腐草共盡而自無傳者乃能使
先師相之有傳乎伯仲獨不憂此者何也然先師
相之勲德雖無某之斐猶將必傳無疑也是先師
相之傳無待於某之文而某之姓名與其文乃有
待於先師相而附之以有傳也某何其幸哉來書
示以行實三大編凡二十餘萬字某撮其要者約
而為七千言似簡而實詳似疏而實密無遺善無
溢美惟先師相私於某故某不私於先師相所以
報也惟孝子仁人加察焉不宜某再拜

答徐居厚史君寺簿

某伏似即辰良月初寒小春猶暖恭惟居厚史君
寺簿契文燕燕宅里飄飄僊官神介台候動止萬
福某自壬子八月弃泥而西逮丙辰五月還芻而
埃三歲三請乃危得之半生薄官十里九山始置
是事並保初服不作朋友羞猶堪上先人之丘墓
也自此與世掃軌自闕自匿惟愁不知何許人五
字誤落人間便敗吾事而况與百工交易開門通
水火乎故人知我憐我當不督過我相忘於江湖
也姜掾來訪袖出妙帖未服發而占之亟問別來

何如之狀則聞頃有巫夫之疾今苦子春之足則
又問其或將無藥動手曰否抑有伐之者乎曰
否問其奚事則曰浩然之氣有激之者某竊怪其
有動心而無忍性也荷荷回首浮梁之集山寺野
酌我自斟竹葉公自傾真珠紅相視而笑旁若無
人自莊公惠施死二千年無此樂矣當是時二人
者皆不知其為樂也由今思之可復此乎又聞盡
倒陸賈之橐以歸維摩之月上即罷晨炊不懸磬
否猶能下惟授徒以自食否貧自是吾徒之埤殿
陋巷一簞未肯易方丈與數百也亦要未至餓不

能出戶耳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長哦此詩使人三歎也未見願言珍重即對宣室之間豈終窮者我則異於是

與鄭惠叔知院催乞致仕書

某伏以即辰稟秋暑退清風戒寒恭惟知院樞密相公首幹鈞樞忠貫高厚三神咸贊鈞候動止萬福某屬者奏記力所休致俯伏待命寂然罔聞方切憂懼不知所出忽張永州歸送似鈞翰告教之詞周諄煩悉若惟恐其意之不遑安其感之不盡解也夫坐廟堂而深軫山林之野夫被袞繡而不

忘平素之墜履此古昔大臣盛德之事而近世君子絕響而莫續者今乃獨見於相公而獨賜於某再拜三讀不知激烈之勃興而涕泗之橫集也感謝至骨竊觀鈞論有云有請降等頗覺眼生信哉斯言可謂切中某書詞之病矣蓋其心本生於憂之太深懼之太迫故其詞愈措而愈拙也竊嘗聞之夫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尊祿以周旋數也東坡謝表曰草木被慶雲之渥彩魚鼈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某有某也竊自惟念丙之

無才德之可稱外之無勲勞之可紀一日拔自庶僚之卑冗而躡陞法從之華職人雖不言己獨不愧今也求致其仕而安然據而有之請守其本職本階而歸老焉豈不于要君之誅抵專祿之戮而犯非其有而有之之戒乎私竊以謂下之人當奉而還之以聽上之與奪若下之人奉而還之上之人聽之是其分也下之人奉而還之上之人還以畀之此朝廷不測之命而吾君吾相不貸之恩也非其分也又敢據而有之手竊恐聖君疑焉願相公賜片言以啓焉丞相及諸公疑焉願相公賜片

言以釋焉鈞翰又云謝事之奏似乎太遽此又深中某舉措之病矣然抑又有說某舊與鄉衮益公鄉舉則同征行又同試春官又同脫與朱元晦厚善每與二公書問還往皆談心事某辛亥壬子官建康時已動挂冠之興與二公書必自歎年齒之未及歸休之得每書或云恨尚有六年或云恨尚有五年今年及之乃遲之遲而又久豈非躬言之躬皆之手是欺人也非欺人也欺天且欺已也欺之為罪以天準人君子不以人為重以天準已君子不以已為輕是三罪者有其一已不可立於天

地間矣况兼之手相公之所謂邊乃某之所謂邊也其所以遲者何也聖恩與知己之賜使人彷徨而不忍去也今年正月宜有此請矣正月不請而六月乃請非遲而何今夫千金之家置酒高會而召鄰里禮已成矣三爵可出卜晝可止而主人歌客毋庸歸之詩又歌不醉無歸之詩此主人之恩也而客乃忘歸必至於淋浪顛倒號呶蜩蟴而不知止焉杜蕢之解其得免乎夫愛客而厚其恩與全客而成以禮為主人者宜何擇也某也區區匹夫之尚而欲取必於聖君賢相某之罪死宜有餘

也記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使某而及今年七十之時未踰冬之日聖君賢相沛然湛恩厖洪退以禮而愛以德全其歸以華其老此非人間世之恩也實高天厚地察父慈母之恩也若猶未也故當特請屢請不一請而止也放鶴出籠縱魚入海生當榮感死當冥報天地鬼神實照臨此心仰惟鈞慈察之則幸某不勝惶恐初扣迫切之至

荅陸務觀郎中書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微霰已集恭惟致政華文

國史南宮舍人尊契丈立萬物之表期九垓之上
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頃蒙遺詩可以妬之帖
得之於新仲舍人之孫朱司理許亦隨因之寄一
行以謝焉故當無復石頭事否昨暮杜掾又送似
妙帖偶一二士友相訪野酌吹燈發書乃推僕以
主盟文墨為之司命則抵掌大笑其一人曰譎哉
放翁既妬之又推之一何反也是可笑也其一人
曰謙哉放翁何可笑也古者文人相輕今不相輕
而妬焉推焉曰妬云者戲詞也妬者推之至推者
謙之至舍已主盟司命而推人以主盟司命不已

謙乎之二人者蓋皆隨放翁計中益可笑也大氏
文人之姦雄例作此狡獪事韓之推抑是已韓推
之抑辭之者伐之也然相推以成其名相伐以附
其名千載之下韓至焉抑次焉言文者舉歸焉僕
何足以語此雖然亦豈不鮮此柳謂韓之言不足
信若放翁之幣重言耳僕敢信之手有掩耳而走
退舍而避耳信與不信辭與不辭之二人者知之
乎螺江門外私酒豈敢望新做一箇布衫而况唯
有羊叔子名與漢江流乎以雅故也厭初招之惜
情羨拊缶之嗚嗚何也耘叟之曲僕所傳者與世

同前之一疊也後一疊小異嘗聞之否宅相栾君
詩句得夜半之真傳矣杜掾故人趙憲之玉潤旧
嘗識之况長者之稱乎葛藤且止止言加餐飯下
言長相思珍重新來做得一箇寬袖布衫著來也
暢出戶迎賓入城幹事便是楊保
長云云
荷荷

荅袁機仲寄示易解書

某今月二十二日入城郭謁新尹趙文趙文一見
某因首問機仲元晦宋臣皆故人無恙外趙文因
取機仲易書五編及辯政陽子易說一紙云機仲
小忙不暇作書託以此文面授而口諭某焉某老

病久不作書問躬中如何何敢以無書望機仲也
抑機仲之賜有大於暄涼之書者何大半此賜也
五編一紙之作探天造之機緘發聖門之管籥皆
先儒之所未覲後學之所未聞某也何人乃得覲
而聞諸乎政陽先生云不意老年見此奇特藉弟
令得機仲一幅八行之書孰與仲多也此某之所
以大之也機仲之言曰易者剛柔相易之謂又曰
乾坤者易之大極又曰易之象數盡在乾坤又曰
道之變遷微而難知又曰學易者不可不原象數
淵哉子表子之言乎切哉子表子之手引天下後

世之學者自棄而根自支而源者必此之言乎而
某之款啓何足以與於斯此某之所以大之也某
也儒其號而不儒其實者也然抑嘗有志於斯而
慳慳如者也蓋嘗以謂聖人之絪如日在天一人
仰之不若使衆人仰之庶各有得於目也如射有
侯一人射之不若使衆人射之庶各有中於侯也
若曰非離婁子無與於觀日非后羿無與於射侯
則日無乃孤而侯無乃棄乎是以不度其陋而妄
有志於斯也注六十四卦自戊申發功至己未畢
務嘗出屯蒙以降八卦於允延之矣延之我愛不

我棄也皆有所竄定焉某皆聽從而改之焉是以
樂為延之出而忘其瀆焉又嘗出家人一卦於元
晦矣元晦一無所可否也但云蒙示易傳之秘六
字焉某茫然莫解其意焉是以不敢復進焉今再
以出之於元晦者出之於機仲正犯機仲變遷難
知之戒也機仲能如延之之不我棄而我教手幸
也不然又曰蒙示易傳之秘手戲也幸之戲之惟
命焉

淡云如畫
山色如畫
水色如畫
松色如畫
竹色如畫
梅色如畫
草色如畫
花色如畫
鳥色如畫
魚色如畫
蟲色如畫
石色如畫
土色如畫
風色如畫
雲色如畫
霧色如畫
雨色如畫
雪色如畫
霜色如畫
露色如畫
月色如畫
日光如畫

誠齋集卷第六十八

書
廬陵楊萬里廷秀

答徐宋臣監丞書

某伏以即辰凋年逼春清霜佐雪恭惟都運監丞
尊契文里居清逸德望崇岷天秉忠賢台候動止
萬福某老病餘生彙官十年乞骸三請挂冠神武
又三載矣閉門待盡人事盡廢書問都絕不寧唯
執事而已遠蒙詒書訪問生死何喜如焉何感如
焉來帖告訪門生排報嘗聞前輩謂受人之恩而

不忘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蓋推是心而信其人也又聞惟以怨報德者為不可測蓋以有人之形者必有人之情也故盧祀之於顏公敏中之於文饒之奇之於永叔邢恕之於君實孰測其報恩一至此極哉昔孟嘗君有一客孟嘗遇之甚厚而客每毀孟嘗或問其故客曰人皆譽君而我獨毀人必以我為小人而以君為長者此吾所以報君也前五子者其意將無出於此歟至如逢蒙殺羿之事孟子不責蒙而責羿然則先生之與門生其責果誰在哉久不縱談聊以發千里之一莞蒙餉小

春碾春風落飛雪候蟹眼瀾兔褐風味勝絕媿無
枯腸五千卷可搜攬耳未見君子願言珍重青天
白日說波聿消即聆召音遂登即從偶江東耿漕
送至宣筆分納二十輩匪報也

答張功父寺丞書

某伏以即日春寒恭惟功父寺丞約齋先生堅卧
南湖彈琴賦詩詠歌先生之風神介台候動止萬
福契家玉燧均慶某行年七十有六而未有聞焉
宣捐而收宣疏而休功父之於某何如也古人技
分之義每有想思千里命駕而功父身居帝城非

野人之蹟所宣至既不得相見而心欲相見者不以面則以書而野人姓名又不宜入脩門不知功父察否也敢謂不遠千里走一个行李移書寄詩后山清厲刻深之句寶晉沉著痛快之字盪耳目而醒肝膽此惠已不訾矣又加遺筆墨吳牋北果海錯厚幣焉禮加渥意加劬野人何以拜此獨竊怪功父之趨舍有不可曉者功父近九重之居若此其甚也瞻光範之門若此其不遐也操數寸之頽奏三千之牘頌聖明而陳治安朝臣郵枚暮參變龍直易易耳顧乃尋葦苔之巢於霜松雪竹之

內訪麋鹿之跡於兔迹牛溲之外所嚮一何左也此其不可曉者一也問其奚事則講雲議月問其奚求則唱風和雪旣徵子雲之牛坻又索子厚之土炭舍爐而水之附吐飴而藥之茹所欲又何詭也此其不可曉者二也然尚有可諉者古之詩人文士所挾異於人則所趨固異於人也至於其所施於某者則有可大駭者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柳子谷人士書象象百千里其慮患微也昔之人固有毅然不顧而居然當仁者矣然的之立矢之集矢之來的之災今功父號我以師而自

號以弟子詰其實則朝同朝也游同游也志同志也
也交云者實也師弟子云者浮也浮而非實無乃
欺乎無乃諛乎功父固非欺且諛者然而云云若
爾者尚古人敬老之義而欲行之以厚俗也此在
功父不失為盛德事在某則有所大不安者敬我
不若安我安我不若免我之為的他日賜書惟無
日師弟子云者則老友之盛福也諷及陳詩有黠
勤而無去取此本今在南昌大兒許惟曾端伯百
家詩選則嘗為兒輩擇其粹者為一編凡四帙此
非為作者設也今附便了呈似不晚次公入京受

署却望界之以歸要遮老眼也近睹郎吏報竊承
功父已有進擢之命即日遂為貴人所謂家貧願
鄰富也然從此蕭郎是路人矣一笑南湖第三集
詩老而逸夷而工亦磨丹以摘佳句以為盜竊裨
敗之府二碑得榮觀尤幸未見惟愛重大業以世
某官以宏其施建茶五十鏹聊伴空函匪報也

再答陸務觀郎中書

某伏以即日箕令有傲暑風清斯恭惟致政華文
國史郎中契文招月西塞聽鐘東林天棊高臨台
候動止萬福某老病餘年今七十有六矣加我數

年亦可以齊執事矣來教未得便以八十康寧之
福嫖我也來教又謂陶朱猗頓之富汾陽西平之
貴世俗羨媚者可笑是固然矣然謂壽考富貴皆
出偶然者然哉然哉謂壽考果出於偶然矣乎若
駙若萊耆以其德者也顯乎淑幽乎祐也若啓期
耆以其寡者也彼乎靳此乎優也謂之偶然不可
也至膾人肝而永德乎寡乎茹簞瓢而短非德乎
非寡乎謂之偶然亦可也謂富貴出於偶然矣乎
若蠡若頓富以其力者也不賈不贏也若郭若李
貴以勲者也不武不登也謂之偶然不可也至黃

帽即而贏也力乎車戲而登也勲乎若夫力足以
裕天地而朽于在陳勲足以澤萬世而萎于泣麟
又何欤謂之偶然亦可也聞之曰事有粹乎不偶
然者駭乎偶然不偶然之間者孔子曰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孟子曰強為善而已矣此粹乎不偶然
者也至於齡之永也短也賢之贏也縮也位之崇
也庫也此駭乎偶然之間者也粹焉者爾力也吾
徒不可以不懋也斃而後已可也駭焉者非爾力
也其如彼何哉前言戲之爾可也存而勿論亦可
也置而勿存亦可也執事以為然乎哉不然乎哉

來教誨及某惡詩當有萬篇不聞居肆而市脯者
乎族庖者日囂々然號於肆曰吾脯也敵也羹也
皆肯且多也夫肯則不多多則不肯肯而又多其
皆熊蹯猩唇乎哉其皆鮑魚鼠扑乎哉采菊東籬
焉用百韻楓落吳江一句千載風人之勅者肯與
僕較少量多於可予之勝哉近嘗於益公許窺一
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見既見不自知其位也獨其
間有使人怏怏無奈者如湖山有一士無人知姓
名又如寄湖中隱者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謂不可
見則有欲拜某床下者謂不可聞則有聞其長嘯

吹遂者斯人也何人也非所謂不夷不惠者耶非
所謂出乎其類遊方之外者耶非所謂逃名而名
我隨避名而名我追者耶公欲知其姓名乎請索
瓊茅為公卦之其繇曰鴻漸之筮實維我氏不知
其字視元賓之名不知其名視言偃之字既得是
占頗欲自秘又非聞善相告之義公其毋謂龜策
誠不能知事許教以令子送行詩尚未寄似方且
徵之某頃亦有送三子之官者別紙呈似決曹掾
將非能作史論者耶新守將至某當入州府修州
民之敬首就阿戎語也未見萬萬珍重日聽裡輪

賜杖之命

答張子儀尚書

某伏以即日顛氣已未風露高寒恭惟判府閣學尚書尊契文左馮繁雄惠化滂被及京之潤天人是孚台候動止萬福某以病棄官以耄得謝亦既十有一年矣今茲大馬之齒七十有六矣士者視之寒燼之灰墻角之檠也而執事之在姑蘇相去二子有余里乃未及下車亟走一介汲汲而詒之書拳拳而致其意跡弥踈心弥親地弥遠情弥通獨何歟不寧唯是蓋十年之間自奉使而總饗餽

立朝而踐台斗昨帥七閩今牧三輔無歲而無書不唯無歲而無書無時而無書也不唯無時而無書又亟問而亟覩也又何歟夫合以勢者勢盡而交踈合以利者利盡而交踈此固世俗市道之交不足陳於君子長者之側也然無友不如己者非經之箴乎貴有常尊賤有等威非傳之儀乎而執事德尊一代而不遺淺陋之友仁在六長而不忘貧賤之交又何歟聞之子張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易曰以貴下賤此古人盛德之事今人之所不能為者執事毅然獨為今人所不能為之

事稟然追還古人盛德之事者政在是耳而又何
足以疑某亦何必致疑於其間哉而某一書之中
三致疑者蓋舞陽之門不足詘准隍之車玉川之
屋不足辱諫議之書以某不應有而有也惟其不
應有而有是以不應疑而疑豈執事之舉有可疑
乃無似之人無以堪之故不能不自疑耳非敢有
疑於青天白日之下也詩之小序不云乎言之不
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古風一篇別
紙呈似此亦詩人言之不足與嗟嘆之不足而作
也一覽而抵諸溝幸矣未有見期萬萬珍重若夫

世毘陵之爵囊曲江之笏金嘉貞之甌此公家分
內事耳頌之則調

答袁起巖樞密書

某伏以即辰歲事羊適天意欲雪恭惟樞密端明
相公謨明廊廟柄執事樞華戎聳瞻天人盡護鈞
候動止萬福某恭審膺受書贊登崇繼廷正人其
昌善類載穆恭惟驩慶某於今月十九日得女婚
奉寧陳丞經送似樞密八月一日所賜報章再拜
披讀五色芒寒紙長連連筆飛翩翩反復百折卷
舒三過語如對面情如家書峻極之位彌高而勞

謙之詞彌卑雲泥之勢愈踈而金石之誼愈親至
於舍已之衮衣繡裳見其黃帽青鞋而羨之舍已
之糸網列鼎見其木茹雪潔而愛之舍已之緯乾
坤扶日月見其耕菘釣滄浪而慕之追記雪屋之
說詩歷陳雲牕之聯句若欲徃從之而不可得者
而又寄以西州之雅歌俾擊缶者得聞金鐘玉磬
之聲蓋句句錦江之春字字雪山之冰也贈以四
端之綠素俾緼袍者一識萬草千花之紈縠范
叔之袍依依退之之衣也此古者名相巨公所以
篤布衣之交存嚶鳴之音盛德事也千載絕響一

徃不返豈謂今日乃忽有之何其幸也今日有此
事吾身見此事何其又幸也吾身見此事吾身蒙
此惠何其又幸也棄官十一年挂冠亦三年偶未
死耳一日而逢三幸焉死且不朽矣陳丞竟蒙銓
曹通理此恩不自樞密而奚自耶懷之感之有藝
極哉病身柴立焚棄筆研不知年矣所謂四六漫
不復記矣且慶牋賀啓之至門下者當齊熊耳矣
樞密少此哉敬哦五字詩二章章八句以代啓事
之陳賀且謝寄詩贈衣之喜惠亦於卒章僭致無
厭之求焉蓋陳塔已得漕泉二使及太守三京削

矣尚缺其二樞密儻慨然與孺子入井之心賜以
閩中憲倉之兩書求嘉泰三祀上半年之京削則
合宰堵之失脫選坑之火在樞密一染化筆之頃
耳再三之瀆某則有罪抑啓寵納侮者誰乎想讀
至此當大喙也未占侍見不勝大願願言金玉厥
躬柱石吾道即正上能之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答朱晦菴書

某伏以即月初冬猶暖恭惟宮使侍講待制契文
珍臺育德天棗忠嘉台候動止萬福台眷均慶諸
郎進學日新某伏自八月間施業尉許得台翰即

嘗寓書為報登山臨水公不如我之書是也揚子
直出守鄉郡首訪山間亦頗能談契文近况甚慰
某昨月入城修州民之報夜宿城外一茅店通背
展轉不寐五更忽夢至一崑石之下見二道士對
弈意以為仙也問某何自至此答以僕棄官遊山
今四年矣獨未至此山故來且談且弈二人皆敵
手至末後有一著其一人疑而未下其一人決焉
徑下一子疑者頽頽某默自念仙家亦有爭頽者
覺笑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弈乎忽青童自外來曰
有客二仙趨而出肅客而入云二客蓋東坡山谷

也既啜黍二仙謝二客曰局不可不竟請寓目焉
復且弈且談二客行談寢遠若未忘前事者似頗
及元豐元祐間紛紛事且嘆且泣二仙起曰何兩
先生相語之悲也二客吐實一仙笑顧東坡曰先
生之詩不云乎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
觴又顧山谷曰南山朝來似有意今夜儻放新月
明非先生詩乎客主俱大笑某一笑而寤追憶其
事莫曉其故天已明矣入城郡官皆郊迎令親程
紉袖出契文六月二十一日手書讀之若督過其
不力疾一出山者乃悟夢中事程紉又出契文與

渠書有欲令老僧升講座普說使聽者通身汗出
快哉快哉之語偶記憶嘗見一史書似荀悅漢紀
之屬而非也載子房事至欲王諸呂之時子房猶
及見之王陵平勃私於子房曰子以三寸舌為帝
者師今為之柰何子房不答退而復招商山四人
者使者往則皆避矣某嘗笑子房動不動推與閑
人契文嘗見此書否荷荷契文嘗占有知抑猶在
傳句之後乎蓋嘗告契文以避之初與四而傳句
告僕以上九也發書占之云在外則已遠無應則
無累曾謂晦菴之善不如某之傳句乎荷荷兒輩

蒙下問極感先生長者幸教之意列拜起居未占
參侍願言珍重以為吾道之鎮公子

上陳勉之丞相辭免新除寶謨閣直學士

書

某惶恐再覆已拜公劄然區區之懇有未竟者嘗
聞之曰天下之事有名是而實非者有跡同而情
異者蓋古之舉逸民者天下所以歸心古之存老
焉者君子所以篤舊二者五帝三王尊賢敬老之
遺意也今也某無故而錫命無功而進律不識此
何謂也意者聖主有五三尊賢之心如古之舉逸

民有五三敬老之心如古之存老馬訪之大丞相
而未有以塞明詔稱隆指也姑以某而實諸選中
恭惟大丞相造化生成之恩良不細矣而某感激
銜戢之心亦豈淺哉然某竊謂其名是矣其實非
也其跡同矣其情異也蓋古之所舉逸民者謂山
林長往之賢也非謂謝事之臣工也古之所存老
焉者謂德力並稱之驥也非謂齒長之駑蹇也某
則不然歲在壬子年六十有六以移病而去官歲
在丙辰年至七十以引年而納祿夫去官納祿則
謝事之臣工也非山林長往之賢也移病引年則

齒長之駑蹇也非德力並稱之驥也以某而塞明
詔不曰名是而實非迹同而情異手竊恐開素隱
盜名之門長鄉原欺世之風必自某始矣惟亟陳
於上而追寢某之除命使某上不犯於公議下不
隳其晚節不勝悃誠迫切之貌

荅潯州廖子晦書

某依以露滋月肅霜戾秋登恭惟子晦潯州史君
十乘以先千騎居上天棊前茅台候動止萬福某
自頃於雷倉許得所移書且寄書策石刻等欲報
而無驛使蹉跌至今此宣獲大何而反辱嗣音賢

者難量固若是哉某山樊一槁人耳雉免之與處
魚鰕之與侶以貪而未抱關以憊而上印綬以疾
而解皮冠以年而抽手板此其異於桃林之歸牛
柳營之汰卒者幾希而來教有去就勇決之褒正
與朝菌論年箕蟲語水耳至微之范蜀公尤非其
倫是何子晦胸中擾擾多蜀公也子晦業可大而
卷之懷齒鼎盛而縮其袖日亦愛矣者當如是乎
來教又有坦然忘世之語若有深望於僕者又何
不自望而僕望也然竊聞子晦有青雲故人顛焉
而弗之往啖焉而弗之享晦菴先生之門不曰曾

無君子者耶敬畏敬畏自亡友敬夫一去八桂西
民奪其母也久矣今又得子晦西民可無賀乎學
道愛人努力努力未見自珍吾道亨室惟馬首是
瞻

荅表機仲侍郎書

某再拜伏以熙春過中淑景初霽恭惟宮使殿撰
侍郎尊契文祝登竹宮侍問宣室天迪明晦之忠
神聽正直之與台候動止萬福某狗馬齒今七十
有八矣人間萬事不到胸次不待掃溉而自除不
煩排遣而自遠不足勤執事之心惻也惟是挾策

讀書此書生之餘習登山臨水此野人之滯癖二
病痼之一居膏之上居盲之下秦緩之鍼攻之
而不達華佗之劑澆之而不入執事何以為我謀
哉然二病者又有淺深每遇書冊財入佳境目輒
痛而告勞輒敗而作惡至於登臨則足愈輕而
不知倦行愈遠而不知反前之病不若後之病之
深也執事又何以為我謀哉燕居深念又有一病
每懷我執事相與金石之麗相忘形骸之表璧水
講習之樂嚴瀨詩酒之娛如夢中事夢中之喜不
足償覺後之慨也執事又何以為我謀哉今日寒

食方欲躡青鞋喚烏藤鳴鷺前道守猿鶴旁扶相
將挑野菜於芳洲拾瑤草於枉渚而李尉乃以執
事徃歲九月之書來發而占之正冠盟手再拜三
讀瑤林瓊樹瞻之在前金聲玉振洋洋乎盈耳也
夢喜覺慨之一病於是脫然去吾躰甚幸甚荷甚
幸甚荷示教北山四詠新作朗誦未既忽乎追參
步趨陟降林岳攀上巖之刺天俯中巖之倚空冰
壺清寒以逼人玉虹飛動而奪目執事且謂某何
如其幸也徵及拙句甚願充負湛葦也山谷云表
懷對勝境更覺落筆難也牽課四絕句呈似第公

翰之門乃敢揮其斤西子之牖乃敢銜其醜不如
是則公翰不哂西子不曠甬未見惟覩頤金軀考
祥玉燭之是禱惟蒲輪造歸靈壽錫命之是禱

荅張季長少卿書

某再拜伏曰自乾道之季年執事初來落筆中書
一日聲名震于京師一何偉然也迨及紹熙之初
載執事再至握蘭省戶二老相對鬢髮蒼浪又何
頽然也居亡幾何僕使江東公歸岷嶺兩舟解后
一揖而別一何黯然也居亡幾何僕歸林下公牧
漢中一書遠來訪問生死又何楚然也楚星蜀月

萬里相望自此遠矣遣騎再臨復拜尺素教以石
刻之新作觀以經術之訓傳老病衰謝之中忽得
異書於異人唐人一日賞徧長安之花何如僕一
日盡觀群玉之府也文辭高寒山嶺泉瀑措法奇
崛鉄屈石出陶泓諸銘山谷之菁房湖諸記柳子
之裔魯論明微闢神之機春秋述義泄聖之秘濟
河焚舟如子荆之於康伯僕病未能也奪攘盜竊
如郭象之於向秀僕又不敢也望洋向若送君自
崖僕則已伏矣且妬且熱喘如筒吹僕其能忘乎
寓目至此公不絕倒僕不信也

咨戶部王少愚侍郎書

某再拜恭承命戒令撰述令弟樞使觀文銘詩自
顧淺陋固不當披襟然詭以交情尤不當避席去
秋專遣便了走淮上致奠於樞使蒙令姪報教亦
以此文見囑已愴然心許之矣况重之以台座諄
諄之誨乎第某才鈍思遲少紓其期僅能屬藁若
責以七步三步而成刻燭擊鉢而就雖臨之以七
酒之軍法迫之以泣釜之死刑亦終不能也如陳
應求丞相之銘其子即中宁四年乃來取如樞樞
密之銘其孫大卿安節五年乃來取樞卿今造朝可

問而知非敢給也至如虞彬父王季海京仲遠三
相之銘皆一年後乃來取最近者如余處恭丞相
去其襄事畢送行狀來今垂一年尚未來取也而
台座賜大兒長孺書乃有速為下筆之語某敬讀
至此汗不敢出此與程督里昏不報期會之爰書
有以異乎所幸者特未蒙書判榜百而封其文案
耳孔子曰君使臣以禮杜子美曰五月畫一水十
月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子
思曰今而後知君之大馬畜彼王王貴人之輕士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某亦安能嘔心胼手竭蹶奔

命以奉此急急之符哉行狀奏議敬以歸納可別
選才敏思湧者而徃役焉臨紙戰栗

興建康帥丘宗卿侍郎書

某依以廩秋暑退天高物肅恭惟判府安撫留守
大學侍郎尊契文武是南邦卧護北門忠貞昭天
釐事萃止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壺尊釋威度諸
郎駸駸臺閣甚喜甚賀某卧病山墅未先朝露皆
餘映所逮也每燕居深念顧獨有可恨者吾二人
者一居東海之東一居西江之西秋風一起側身
東望慨然以懷山之玉色之標偉然在人目中矣

疑神小定則其人甚近而其室甚遠矣則又怙然以喟斯可恨不可恨也然技之十五年之前則吾二人者可以依然相賀矣其又奚恨何也當時道山史館並游者幾何人今之存者幾何人吾二人者獨可不相賀乎哉若技之三十有四何也中興以來宋德盛在乾道何盛乎乾道也主德日新於上治化月隆於下人物日盛於朝民氣日熙於野當時不自知也由今望之信如何哉信如何哉是時成均奉常暨朝州並游者幾何人今之存者幾何人交游之淺者姑置也至其深者如執事如欽

夫如伯恭是可多得乎哉是不可貴珍乎哉可貴珍也不可多得也而今則亡其二也言之則令人悲言之不忍也不言則令人思不言亦不忍也然言之可得而言矣見之可得而見乎然則吾二人者獨不可以尤相賀乎哉某則老矣今大馬之齒七十有八矣自六十有六病而棄其官已而致其仕矣朝與樵夫手拾薪夕與漁父手又魚尚何為哉尚何為哉而執事剖麟符擁葦纛總貔虎百萬之師當金湯一面之寄其不輕而重也焯焯矣然薦紳先生之論歲日以執事廣大精微之學雄深

雄雅之詞經綸康濟之才忠孝武文之望上焉者
置之鳳池雞樹則必唐虞乎斯世次焉者置之廣
厦細旃則必堯舜乎吾吾又次焉者置之臺坡玉
署則必灑噩乎斯文詭以外庸則為斲大木而小
之某曰不然不久幽者不速晰不小堙者不大決
執事韜龍文醫豹章巖登川臨月珠風追超然物
表悠然事外者十年矣時有求於執事非執事有
求於時也開壽域轉洪鈞不在茲乎不在茲乎道
之將行也歟小人猶有望焉不寧惟小人而已欽
夫伯恭猶有望焉不寧惟欽夫伯恭而已冲尼子

輿猶有望焉執事毋怠執事毋怠未見君子萬萬
愛之重之以為吾道之鎮公子云

第 35374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七
図書館	15

大正
十年
五月
十日
發行

讀
外
傳
卷
三
八

